

网络语言：网络交际场中的次生口语^①

王小英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通过网络语言符号的定量分析揭示出, 网络语言符号中, 表情符号和谐音缩写类符号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表情符号主要模仿人的面部、肢体表情, 谐音缩写类符号则模仿声音语言。前者旨在弥补非面对面交流中人的肢体语言的缺失, 后者则是在竭力模仿口语交流情景, 二者都致力于将网络语境构造成一种次生口语语境。网络语言符号中表音符号的大量出现, 与汉语拼音输入的普遍使用具有直接联系, 它容易形成网络上的圈子化现象。而网络媒介的跨时空性, 又使得网络语言符号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于是, 网络文化呈现出全球化与圈子化并存的局面。

关键词: 网络语言; 符号学; 理据性; 全球化; 圈子化

网络语言符号是用来记录网络语言的符号。关于什么是网络语言, 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本文采用狭义上的网络语言的观点, 即人们在网络上交流所使用的有别于日常生活交流的特殊用语, “网络语言是在网络场域中使用的、特定的‘方言集合体’或者网民交流的‘交际变体’”^{[1](52-53)}, 它通过键盘录入, 包括图符、标点这些没有明确读音的符号(图像、影像除外)。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将网络语言符号称作“语言”符号, 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 实际上网络语言并不“说”出来, 只是在电脑上用键盘“敲”出来。键盘在这里充当了“笔”的作用, 因此网络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用笔写出来的“字”。

从文字符号学的角度入手考察网络语言符号, 可以对其形体结构、构形理据两方面对其进行考察, 试分述之。

一、网络语言符号的形体结构

所谓形体结构, 也即其能指。构形理据也即作为能指的形体与作为所指的音义之间的原始结合关系。形体结构可以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分别相当于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内质(substance)和形式(form)^{[2](56-57)}, 二者都对意义生成产生

^①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12016ML)。

作者简介: 王小英(1982-), 女, 河南辉县人,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 网络文化符号学, 比较文学

重要影响。

硬件包括书写工具、书写材料、书写表面和书写手段，软件主要指书写规则。目前的网络语言符号，其书写工具主要是键盘（当然以后可能会有更为先进的输入工具），书写表面是屏幕，但我们并不像古人在甲骨或石头上刻字那样，而是通过键盘输入而在电脑上显示。

然而，屏幕的特点（屏幕空间有限网络空间无限，信息量巨大等）却会影响到网络语言符号的接受效果。从历史上看，充当过文字媒介的书写表面的有：古埃及人的纸草，古巴比伦人的泥制平板，古希腊人的羊皮，中国人先后使用过的甲骨、青铜、竹简、缣帛、纸等。充当书写表面的媒介不同，对文字及文化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将这些媒介分成两种类型：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并对之做出了详细辨析^{[3] (5)}。倚重时间的媒介可以保存很长一段时间，如甲骨、青铜、羊皮、竹简等，它们可以使文字很好地跨越历史而延续到现在，但缺点在于书写困难，而且一般比较笨重，难以搬运，因此难以在较大的空间流动。倚重空间的媒介便于突破空间的局限，在不同的地点移动，如纸草、缣帛、纸等，但其缺点在于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比较大，难以长时间保存。文字记录在倚重时间的媒介上，可以在一个较固定的地方延续较长的时间，因此地方文化传统能够比较好地保存下来，但却容易形成地方割据的局面，其封闭性显而易见。文字记录在倚重空间的媒介上，便于在各地流动，有利于思想文化的沟通，因此容易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网络语言栖息的网络屏幕，却是一个较为怪异的媒介：一方面，它只是一个显示的终端，用网络语言交流，并不需要搬着屏幕来回跑，只需要任意一个屏幕，就可以将其显示出来，因此，它突破空间局限的力量是惊人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网络屏幕是否能够较长时间显示特定的内容，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与网络新陈代谢规律的制约，一旦不具备技术条件或新的内容出现（而不断更新又是网络的特征），原先的显示内容就可能消失的无影无踪，因此特定的网络语言符号文本很难在网络上存在较久，除非其融入常用的核心部分，被人不断地使用、强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语言符号栖息的网络屏幕，应该属于倚重空间的媒介，它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地沟通不同区域的信息，而不在于时间上的持久保存。

我们要在屏幕上写字，无需墨水，网络语言以二进制组成的比特（bite）形

式而存在，并不以墨迹的方式来显示。这也就是欧阳友权等学者之所以将网络语言称之为比特语言的原因。我们的手敲的是键盘上的各种按键，而屏幕上的文字显示的则是另外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很多时候与我们敲的键并不是一种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关系。什么样的间接关系取决于输入法的选择，也即软件的选择。

对网络语言符号而言，形体结构软件部分的输入法十分重要。一个人用双手敲着键盘，而屏幕上显示着网络语言符号。这种方式使得网络语言符号的出现再也没有什么笔画和笔顺的问题，而只有敲键的顺序。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敲键盘，取决于输入法。从目前通用的输入法来看，我们主要使用拼音输入法（搜狐拼音、微软拼音、双拼等）和五笔输入法（通过敲架构组合而成字）两种类型。其中，前者占据着主流位置。在拼音输入法中，我们输入的是拼音，然后再通过拼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去选择相应的文字。这与我们汉字书写传统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以传统的方式书写时，我们的字是直接被写出来的，它自有一套体系，而与这些字的读法不相干，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知道一个字怎么写，但我们并不知道其读音和意义。而要使用拼音输入法进行录入的话，我们只有在知道其读音的情况下才能够录入，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读就不知道怎么输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在前一种情况下，写出来的符号可以与这个符号的读音没有多大关联，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写出来的符号一定要通过读音的关联，这也就意味着网络语言符号与我们的（声音）语言系统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关联。

二、网络语言的构形理据

关于文字的构形规律，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提出了“六书”原则。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之后又有人提出三书说、两书说等。一般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而假借是用字之法，转注是训诂之意。但这种说法并不太合适。黄亚平、孟华认为六书总结的原则可进一步归纳为两种，即表意与表音。表意包括象形、指事、会意，表音包括假借，而形声则兼具表意与表音的特征。表意与表音互为补充，二者不存在主次之分。以表音为主创造出来的文字即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规约性的，因为表音文字不可能表现出除了声音之外的任何其他形象，而语言的声音对象局限于象声词和感叹词。”^{[4] (88)}也即，拼音文字记录的是语言的读音，而语言的读音与所指对象之间的理据性仅限于象声词和感叹词。

要研究网络语言的构造规律，需要从共时性角度去考察对象的构成。文字的单位很明显，从书写上即可辨认出其数量来。而网络语言符号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却很难说清楚，但在研究中我们又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本文研究的网络语言符号，限定为能够表达意义的最小的网络语言符号单元，如网络语言符号 7456（气死我了），不能再拆分，否则就不能表达其在网络上的独特意义，因此将其看做最小的网络语言符号单位，再如斑竹（版主）同样不能再进行拆分，因此也将其看做是一个网络语言符号。借助于曹进网络语言研究得出的定量分析数据^{[1] (59-72)}，我们可以看到，在将网络语言分成十类后，十类中各类所占的比例按照递减的次序排列如下：表情符号类 34.7%、谐音类 17.1%、缩写类 14.7%（含汉语拼音字母缩写，数字+汉语拼音缩写，英语字母缩写）、社会时政类 12.9%、词义转换类 8.7%、其它类 3.6%（如火星文）、新造词 3.1%、语码混用 2.8%、外语词汇 1.7%、网络语法类 0.8%。

表情符号是像似符号，也即通过“象形”的方式构造的符号。“象形即是描画物体的形状，与绘画的线条，没有差别”^{[5] (61)}。汉字的象形，有象天象、象地理、象人体、象植物、象动物、象服饰、象宫室、象器用等种种类型，而在网络语言符号中，绝大部分象形都是象人体，象其它的为数极少。这就意味着，在网络上，人的表情与姿态远远超过了宇宙中其它各种生物以及器用。网络表情符号主要是为了弥补人与人之间不能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情感信息的缺失，进一步而言，这也就意味着，在网络世界，人际沟通比人类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更为重要。表情符号模拟的是人与人面对面对面交流场景。

谐音类符号中，借用的符号读音与要准确表达意义的符号的读音相似，因此可以用借来的符号传达意义，如用“0748”来表示“你去死吧”的意思。在这里，“0748”并没有数字上的意义，而只有声音上的隐喻义，属于声音衍义。就这样的符号产生的原因而言，它是具有声音理据性的，也即这种符号的声音像似于所要准确表达的符号的声音，原初的符号被进行了再符号化。但随着其广泛进入使用领域，这种声音理据性便会普遍降低，最终使其成为网络上的“拼音文字”。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缩写类符号、语码混用符号和外语词汇中，缩写类符号一般为语音缩写，包括汉语音节首字母缩写和英语单词首字母缩写。缩写是以部分代整体，更确切地说是以部分字母所代表的语音代替整个音节，也即是一种声音理

据性，如 PLMM（漂亮美眉）、PMP（拍马屁）等。外语词汇绝大部分也是表音，只是表音方式与汉文化不相关。

社会时政类和词义转换类的构词方式与上面的几类不同，更偏向于六书中的“会意”，我们可以通过望文生义的方式而知晓其意义。如“海投”，表示海量投递简历，“网申”表示网络申请之意。词义是字义的叠加，当然这种叠加是在一定语境下有选择性的叠加，如“网申”，我们一般不会理解为网络申诉之意。词义转换类如“霎”，虽然是两字合一，但也可望文生义，将其看做是会意字。

总体来看，网络语言符号中，表情符号和谐音缩写类符号占了 60%以上。从网络语言的各种类型来看，网络语言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理据性（内理据），所谓的普遍语用理据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语言符号的形成理据中，除表情符号外，声音理据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语拼音输入法的流行有直接关系。在汉语拼音输入法中，我们输入的是拼音，也即实际上我们录入的是声音的符号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录入的是靠近汉语而非汉字的符号，这就使得网络语言更接近于口语而非书面语（汉字系统）。

三、网络语言符号的文化表征

网络上，既有我们平时使用的文字，又有其独特的网络语言符号。网络语言符号着意于营造一种现场交流语境，介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而更偏向口语，也即翁（W. Ong）所说的“次生口语”。口语、书面语、网络语言三者之间交叉、转换、渗透同时并存，我们无法将其截然分开。但他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汉字，也即书面语言符号，“是以遮蔽（否定）汉语的方式表现（肯定）汉语”^{[6] (215)}。表意汉字与汉语口语的关系较远，而与汉语语素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分属于两种符号系统，只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意义。于是表意的汉字是凝思的、独立的、距离日常语言生活较远却内蕴丰富的，而作为口语的汉语则是即时的、失之凝练却生动活泼的。网络语言符号系统，在利用既有的包括了汉字、英语、标点等符号在内的符号之后，通过混搭的方式，使得网络语境呈现出向现场语境靠拢的特征。实际上，很多网络语言符号的出现也是为了快速交流的需要。认清了网络语言的这一特点，我们就更容易去理解网络上的各种现象。网络文化语境是次生口语语境，其竭力通过听觉和视觉的方式营造的是“仿真会话”^{[7] (271)}。与之相应，网络小说、网络文学、网络艺术等也就不再如同书面小说、书面文学、

书面艺术等那么庄重、严肃，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次生口语文化的产物，产生于网络上的仿真会话，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以书面文学艺术的标准去要求它们。但当将这些艺术搬离这一媒介时，我们就需要对其做某种程度的修改，以便适应新的媒介语境传播需要。

拼音输入法使得网络语言符号构形理据呈现出偏向声音的特质，也即随语音而不断变形的特点。“汉字衍生主要有两种意义方式：表意和假借。”^{[6] (221)} 表意的方式强调符号与已有符号之间存在一种历时演进关系，而假借则强调一种共时关系。表意汉字在维持自身的连续性，抗拒形体随声音的变化而变化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表意汉字在维护民族与文化统一上的作用不可小觑。拼音文字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其形体容易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而言，它容易成为“方言”文字。当网络语言符号以声音理据的方式指涉语言时，其所使用符号的声音与所指涉的声音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同一，二者之间时时存在偏离。虽然说“偏离是语言的本质”^{[6] (188)}，但网络语言符号的偏离不同于其所效仿的语言符号偏离所指称对象的方式。语言符号与所指称对象之间的偏离是这样一种偏离：“人们在用虚构的符号指称对象时，这个虚构过程总是以有利于人的方式去指代，再现对象，对象是经过人的思想观照的产物，是人想象性地把握世界的结构，因此符号与对象之间永远有距离、永远是偏离的。”^{[6] (188)} 如，我们在提到“路”时，常常是特定语境中的路，譬如“公路”、“铁路”等等，这与字典上“路”的解释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不过，当人们已经习惯用虚构的符号偏离地去指称对象时，当人们已经自动化地继承这种指称规约时，偏离也就被视为了“自然”和理所当然，即符号的理据性下滑。但网络语言符号与所指称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偏离关系不同，它在规约性方面尚未达到如此自动化的地步，况且因其新陈代谢的迅疾，很多在尚未形成普遍规约时就已经消失殆尽^①。因此，偏离便显得尤其瞩目，如用 0837 来指代“你别生气”，依据的是声音，但二者的声音在音调上是不同的，也即二者的声音既像似又差异。对于使用这一圈子的人

①假如我们将其是否被纳入国家语委会收纳的新词作为是否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依据的话，我们会看到具有普遍规约性的网络语言符号其实相当之少，也就是说网络语言符号的规约性主要是“地方”规约，并未成为“国家”规约，也就是说它只是网络上某种圈子内流行的表达符号而已。

来讲，其意义一目了然，对于不熟悉网络用语的人而言，仍旧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这种符号只能在一定的圈子内流行。

这种“圈子”符号，在提高圈子内的交流速度，增加默契感和认同感的同时，还具有另外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排斥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在以“暗语”的方式流通，将那些不懂它们的人从文化上和心理上驱逐出去。因此，网络语言符号表现出的向拼音文字靠拢的倾向，容易使其在网络上形成圈子化，某一个知识文化群体或操着同一种方言的人在网络上也使用与之相应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符号同时也是圈子文化的构建者，它们的存在和流行加速了网络的分化。

然而，网络媒介倚重空间的媒介特征，又使得网络能够迅速地穿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呈现出全球化的局面。于是网络上呈现出非常悖谬的状态，即全球化与圈子化的共存，也就在情理之中。网络语言符号借以承载自己的媒介是全球化的，网络语言却是随着使用者不同的言语而不时改变的，是在某一个圈子内流行的。全球化与圈子化并存，这就是网络文化的现实。

参考文献

- [1] 曹进. 网络语言传播导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 [2] Daniel Chandler. *Semiotics: The Bas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07.
- [3] [加]哈罗德·伊尼斯. 帝国与传播[M]. 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4]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5] 胡朴安. 文字学常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6] 黄亚平, 孟华. 汉字符号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7] 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文章原名《网络媒介、输入法与文化表征——文字符号学视野下的网络语言透视》，载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2015年第1期

作者地址：王小英，甘肃兰州，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133 信箱，邮编 730070。联系邮件：wangxiaoying19820@163.com 电话：15117182235.